

李輝英著

軍民之間

戰地報
生口叢刊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戰地報告叢刊之五

軍民之間

李輝英著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軍民之間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李輝英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 梧州	重慶 宜昌 上海
分店：	武昌 長沙 成都	西安 漢中 許昌 蘭州 桂林 昆明

每冊實價二角

出版物：第〇二二八號
乙項：第一二七號

軍民之間

目錄

一	屬於自己的課程	一
二	調查——訪問	一〇
三	戲劇宣傳	二一
四	露天大會	三〇
五	掘防空壕	四〇
六	訓練班的建立	五四
七	宣慰士兵	六七

軍民之間

屬於自己的課程

每天，天一亮，野地上就添出來一隊老總們的影子。

這是我們在下着早操。戰地服務團的隊員，不僅僅爲戰地服務，同時還要找出一些時間，鍛練着自己的身體。生活，完全是軍事化，因而，這早操就自自然然地成了課目中必不可缺的部門。

值星官，是每人輪值的，由隊員們自己來擔任。早操的領隊人就是值星官，他同時又是教官。

值星官帶着隊伍跑着步。喊：

「一——三——三——四——」

隊員們，照樣跟喊上一遍：

「一——二——三——四——」

脚步，整齊地起落，恰如工廠中活動着的機器。

女同志們平常日看起來像比較軟弱，可是跑起步來才不落後呢。

值星官又在喊了！

「努力奮鬥！」

隊伍拐個灣。又是：

「打倒日本！」

在田野中，在大路上，一隊人來回奔跑，一趟，兩趟，三趟……

早晨的鄉村，清朗而靜恬，風是新鮮的。麥田輕拂着頭顱，像銀海的波紋，露珠

閃着顆顆的光輝，在和那初升的朝陽比試高低了。無論是驢鳴，或是狗吠，全顯出它的雄壯，絕不是前夜之中沉睡在疲倦休歇中少氣無力的情形可以比並的了。這情景，一經映入跑步者的眼簾中，每人就不約而同地感到一種莫明的愉快，一下子，把渾身上下殘留着的疲倦影子全抖掉了。望着那鮮紅的太陽，作着各種各樣的幻想；吸着新鮮的空氣，身心方面覺到增添了言說不出的舒暢……

脚步終於在改成「起步走」之後，漸漸地慢下來，鬆下來，這時候，就是同志們喘息的時候。是的，人們跑得有些累了，自然也就止不住要喘起氣來。熱的汗，悄悄地透過每人的背脊，在蒸騰着熱氣；過一會，就慢慢地涼到貼身的小褂子上。

「立定！」

聽了值星官的口令，全隊的人站住了，誰也不再動上一動。

「向右轉！」

然後就是

「看齊！」

你看看我的臉，我看看你的胸膛，行列站得像一條線，直直的。

「解散！」

這就到了自由活動的時候。隨你自己便。你可以坐在地下看太陽，你可以蹲在田邊數春苗，你可以歌誦救亡歌曲，你也可以作上一段柔輭操。

但是，不同志們彷彿不大懂得什麼叫作累似地，到了這自由活動，隨便休息的時候，也不肯好好安頓一會自己的身子，總是聽到有人在興沖沖地喊：

「喂！誰來，跑個八百米！」

對於任何一件事情的提議，向來是不缺乏附合着的人，與其說他是爲了捧場，倒不如說是爲了自己想要熱鬧熱鬧，跟別人混在一起，湊湊趣。

這時，就有人在附和着：

「我算一個來！」

「不行，還要來上三兩個才行！」

「算我一個！」

「我也加入！」

「我也加入！」

這個八百米賽跑的陣容，立刻就列了出來，爲了不使過重的衣服妨礙前進的速度，有的人還特地脫下了身上的棉軍衣，裹腿也解下來了，匆匆忙忙交給別的小伙伴給保存着：

「來，給我拿一會敬禮。」

跑完了，汗是出得愈發多了。

當那一聲清脆的笛子在野地上吹起之後，我們的自由活動時間告終結，這回是「集合。」值星官喊完了口令，就朝着來時的路子走了回去。

那經常教歌的女同志，走出隊伍，這時開始了她的工作。

她領着全隊的人唱着救亡歌。

每次唱完了一個歌曲，她總是喊出她那清脆的聲音：

「一二三四！」

她個子雖然比起男同志來稍嫌矮一點，但她那副教官的神氣，却夠足的了，不注意的人，就看不出她是一個女性。

在她的領導下，隊員們學會了許多新鮮的歌曲。

晚上，開討論會。

檢討當日的工作，同時還計劃着第二天應該着手的事情。

「你今天作的工作怎麼樣？」

「你的事情辦好了麼？」

「你辦的事情有結果麼？」

主腦人，一一地問詢着，那被問的同志，不慌不忙地回答着。

「老百姓的頭腦真有些頑固，憑你說了好多話，他們簡直不大理會。」

說這話的同志，必然地，在工作上，他遇到了困難。

「是呀，他們彷彿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對着國家現況全不關心。他們所希望的，只是一年到頭，能夠多收幾斗糧實。」

「一點不錯，百姓們只顧自己的家，除此之外，他們真像是還不大知道什麼叫作國家，什麼叫作世界？」

然而，也有叫人聽着樂觀的話，從別的同志們的口中，說了出來：

「不，老百姓是可愛的，頭一樣可愛的是忠誠，第二樣是樸素，第三樣是樂於聽命。」

「是啊，我就親自聽見那個老頭子在這麼說：『他媽的，日本鬼子這麼欺負人，咱們非跟他們拚個死活不可！真他媽怪，好模好樣不過日子，大老遠地來到咱們中國打仗，強佔土地，真可惡啊！』」

報告着，討論着，從每人感受到的困難地方尋求解脫的辦法，要求以後作得順利，同時，把第二天每人應作的事情，就在這會上一一分配好了。

抽出一點空閑，有人在記着日記，有人摸起新出版的小冊子，就着那半明不暗的煤油燈，細細心心地看着，還有人摸黑洗着衣裳。

停一刻，笛子響了。

在暗黑的庭院中，撐起一只罩燈，一個行列，直直地站好了。同志們，像上着必

修的課程似地。預備呼口號。

這以前，先由女同志領着唱幾個歌，唱完歌，隨着拳頭的起落，口號像潮湧般在每人的口中彈了出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肅靜了，長長的行列，死呆呆地站在那里，沒有一絲的聲息。

「解散！」

行列折散了。人們先後地走進各自的屋子，收拾行李，預備把身子躺上去休

息了一整天的疲倦，好好地睡上一覺。

除了每天隊中分配給每人應該辦理的事情之外，隊里面，就只有這早上和晚上彷彿審定了的課程，總是照樣地作下去：早操，討論會，呼口號……

調查——訪問

「貴姓？」

「姓張啊。」

「家里幾口人？」

「五口人。」

「種多少地？」

「十四畝。」

「去年收成好麼？」

「哪里好，淹了水，三成都收不到。」

同志跟一個老農夫談着話。他，約莫有六十多歲，鬚鬚斑白，臉皮上掛滿了一條條的皺紋，牙齒脫得幾乎不剩一個，說話的時候，那些口沫就無法制止地跳了出來。他時時地歪過頭，瞪出兩只昏花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像是有什麼話想要說，又像是對着面前的人有什麼懷疑的樣子，可是他的態度却是全然和藹可親的，正自保有着他那忠誠樸素的風度。

同志站在火車道旁，呼吸着那田野間新鮮的空氣，狗在麥田中打着滾，在追逐着享受這春天的美妙了。

「老總，」老農夫打量了一會子，開口了。「你到我家去坐一坐好麼？」

「我可以去麼？不打攪你們麼？」

同志笑嘻嘻地跟他說。其實，他的本意，他的工作的對象，正需要到他的家里去坐上一刻，觀察一下；不過同志想起來，若是一下子就答應了他，太順從了他，也許他會覺得有些奇怪，倒是跟他客氣一點，說不定他更能拿出來他的忠誠的熱情，那就對於談話的進行大有幫助了。

老農夫果然有些不安起來，當他聽完了同志客氣話的時候，他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

「老總，你還客氣麼。」

「只要方便的話，那我是求之不得的。」

老農夫誠誠實實地笑了，同志也跟着笑了。

家，這世界上的家，各個全不同。這正為世界上的人們的面孔，不能長得全然

相同情形是一樣的。這個家庭，有着三間土房，中間一間是堂屋，東西兩間是臥房，一進屋，黑洞洞地簡直望不清其中的輪廓，但等坐下身子之後，不一刻，也就叫眼睛習慣地看清了屋中的陳設了。簡單得很；長條桌，幾隻殘破的板凳，灶坑，鍋缸和缺角的碗櫥。

「二鎖子，去，燒壺開水。」

從東屋鑽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朝着他面前的客半露半藏地望了幾眼，就悄悄地溜到門外去。

「屋子太骯髒了，老總，別見笑。」

老農夫謙虛起來，似在行使着一個作主人的對於他的客人必須有的一種歉意的申述。

「哪里話，老先生，你別客氣。」